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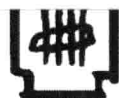
十二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0 冊

《比丘尼傳》及其補遺考釋（下）

周 沔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比丘尼傳》及其補遺考釋(下)／周 沆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2+25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20 冊)

ISBN：978-986-254-413-6 (精裝)

1. 比丘尼 2. 佛教傳記

011.08

100000221

ISBN-978-986-254-413-6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254-413-6

《比丘尼傳》及其補遺考釋(下)

作 者 周 沆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十二編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比丘尼傳》及其補遺考釋（下）

周 銜 著



目 次

上 冊

前 言	1
第一章 《比丘尼傳》考釋	3
晉·釋寶唱《比丘尼傳》考釋	3
考 1 晉竹林寺淨檢尼傳	3
考 2 僞趙建賢寺安令首尼傳	10
考 3 司州西寺智賢尼傳	13
考 4 弘農北岳寺妙相尼傳	15
考 5 建福寺康明感尼傳	17
考 6 北永安寺曇備尼傳	22
考 7 建福寺慧湛尼傳	23
考 8 延興寺僧基尼傳	24
考 9 洛陽城東寺道馨尼傳	26
考 10 新林寺道容尼傳	28
考 11 司州寺令宗尼傳	30
考 12 簡靜寺支妙音尼傳	32
考 13 何后寺道儀尼傳	35
考 14 景福寺慧果尼傳	41
考 15 建福寺法盛尼傳	43
考 16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傳	45

考 17 建福寺道瓊尼傳	46
考 18 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傳	47
考 19 吳太玄臺寺釋玄藻尼傳	48
考 20 南安寺釋慧瓊尼傳	49
考 21 南皮張國寺普照尼傳	50
考 22 梁郡築戈村寺釋慧木尼傳	51
考 23 吳縣南寺法勝尼傳	53
考 24 永安寺僧端尼傳	54
考 25 廣陵中寺光靜尼傳	58
考 26 蜀郡善妙尼傳	57
考 27 廣陵僧果尼傳	58
考 28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傳	59
考 29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	60
考 30 東青園寺業首尼傳	61
考 31 景福寺法辯尼傳	63
考 32 江陵三層寺道綜尼傳	65
考 33 竹園寺慧濬尼傳	66
考 34 普賢寺寶賢尼傳	68
考 35 普賢寺法淨尼傳	70
考 36 蜀郡永康寺慧耀尼傳	71
考 37 東官曾成法緣尼傳	76
考 38 南永安寺曇徹尼傳	75
考 39 崇聖寺僧敬尼傳	76
考 40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傳	79
考 41 華嚴寺妙智尼傳	80
考 42 建福寺智勝尼傳	82
考 43 禪基寺僧蓋尼傳	85
考 44 青園東寺法全尼傳	87
考 45 普賢寺淨暉尼傳	89
考 46 法音寺曇簡尼傳	89
考 47 法音寺淨珪尼傳	91
考 48 集善寺慧緒尼傳	91
考 49 錢塘齊明寺超明尼傳	95
考 50 法音寺曇勇尼傳	96
考 51 剡齊興寺德樂尼傳	96
考 52 禪林寺淨秀尼傳	99

考 53 禪林寺僧念尼傳	103
考 54 成都長樂寺曇暉尼傳	104
考 55 僞高昌都郎中寺馮尼傳	107
考 56 梁閑居寺慧勝尼傳	109
考 57 東青園寺淨賢尼傳	110
考 58 竹園寺淨淵尼傳	111
考 59 竹園寺淨行尼傳	112
考 60 南晉陵寺釋令玉尼傳	114
考 61 閑居寺僧述尼傳	116
考 62 西青園寺妙禕尼傳	117
考 63 樂安寺釋惠暉尼傳	118
考 64 邱山寺釋道貴尼傳	118
考 65 山陰招明寺釋法宣尼傳	119
第二章 補遺考釋	125
一、僧 傳	125
遺考 1 晉江陵辛寺尼法弘等傳	125
遺考 2 山陰北寺淨嚴尼傳	128
遺考 3 釋道慧母傳	128
遺考 4 晉洛陽簡靖寺靖首尼傳	129
遺考 5 齊江陵三層寺慧緒尼傳	129
遺考 6 僧法尼傳	130
遺考 7 梁湖州法華寺尼道蹟傳	131
遺考 8 梁宜都紫竹庵尼太清傳	135
遺考 9 陳高郵某庵尼華手傳	135
遺考 10 北齊五臺祕魔巖法祕尼傳	136
二、史 傳	137
遺考 11 濟尼傳	137
遺考 12 張氏尼傳	138
遺考 13 惠香尼傳	139
遺考 14 練行尼馮氏傳	139
遺考 15 北魏帝室入道諸尼	140
遺考 16 宣武皇后高氏尼傳	140
遺考 17 宣武靈皇后胡氏尼傳	140
遺考 18 孝明皇后胡氏尼傳	145
遺考 19 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尼傳	146
遺考 20 西魏恭帝皇后若干氏尼傳	148

遺考 21 文宣皇后李氏尼傳	149
遺考 22 彭城太妃尔朱氏尼傳	152
遺考 22 後主皇后斛律氏尼傳	153
遺考 23 法行尼傳	154
遺考 24 孝閔皇后元氏尼傳	155
遺考 25 常悲尼傳	156
遺考 26 法淨尼傳	157
遺考 27 華光尼傳	158
遺考 28 華勝尼傳	160
遺考 29 華首尼傳	160
遺考 30 觀音尼傳	161
遺考 31 宣明寺尼傳	163
遺考 32 香嚴寺楊氏尼	165
遺考 33 會稽陳氏三尼	169
三、碑誌	169
遺考 34 比丘尼統慈慶墓誌	170
遺考 35 魏瑤光寺尼慈義傳	172
遺考 36 故比丘尼釋脩梵石室誌銘並序	174
遺考 37 尼師造像題記	176
四、小說、類書	179
遺考 38 桓溫尼傳	179
遺考 39 尼智通傳	180
遺考 40 僧欽尼傳	180

下 冊

第三章 結 論	183
一、女眾入道的因緣	183
附論：我國首位尼師的商榷	188
二、比丘尼受具足戒的爭執	210
附論：「八敬法」的探討	217
三、比丘尼的堅持與成就及影響	222
附論一：尼師的官制	232
附論二：釋道之爭	234
四、法系考	239
附論：尼師們的禪學之考察 ——東青園寺是比丘尼的禪學窟	261

五、寺院考	267
六、地域考	294
七、罕見姓氏考	303
八、比丘尼繫年長編	311
九、本《考釋》可以補史志之缺者	325
第四章 總 結	329
附 錄	
一、本傳索引	333
(一) 書名篇	333
(二) 僧名篇	334
(三) 人名篇	343
(四) 職官篇	350
(五) 寺名篇	351
(六) 地名篇	355
二、俗語名物典	360
三、刺史與州牧表	369
參考書目	371

補 篇

尼師成道典型之研究	
——讀漢譯巴利文原典《長老尼偈》	377
壹、提 要	378
貳、前 言	379
參、本 論	379
一、入道因緣	381
二、入道法門	392
三、證得的果位	399
四、師承與法系	400
五、當代社會制約	403
六、地域考	406
肆、結 論	416
附 錄	
一、長老尼繫年長編	422
二、《長老尼偈》索引	426
參考書目	434

第三章 結 論

一、女衆入道的因緣

我國是一崇尚家庭倫理的國家，《大學》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正是這一層意思。後來韓昌黎的反對佛教，就是從這一層立論的：「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又說：「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見《韓昌黎集·原道篇》）那麼，佛是「夷狄之教」，竟然有人信，有人入道，甚且是家庭重心的女衆入道，這原因豈不是很值得考究的嗎？今揆其因緣，略有以下諸端：

（一）前世業因，所以從小便不沾葷腥，不慕榮利的。如安令首尼：「父仲，仕僞趙爲外兵郎。令首幼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閑靜，以佛法自娛，不願求娉……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茵之子磨麻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眾中說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生死大苦海，向得其邊。』仲還許之，首便剪落。」（見《比丘尼傳》卷一〈僞趙建賢寺安令首尼傳2〉）又如全書卷三〈東官曾成法緣尼傳37〉所記法緣尼的事跡也是：「法緣，本姓命，東官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歲，妹法綵年九歲。未識經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宮見佛，佛爲開化。

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還，便能作外國書語及誦經。見西域人，言謔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復失去；田中作人見其隨風飄颻上天，父母憂之，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語云：『汝前世因緣，應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自墮落。」又如全書全卷〈崇聖寺僧敬尼傳 39〉：「僧敬在孕，家人設會，請瓦官寺僧超、西寺曇芝尼，使二人指腹，呼胎中兒爲弟子，母代兒喚二人爲師，約不論男女，必令出家。將產之日，母夢神人語之曰：『可建八關。』即命營始；僧像未集，敬便生焉。聞空中語曰：『可與建安寺白尼作弟子。』母即從之。及五六歲，聞人經唄，輒能誦憶。」以上是略顯神異的事例，但也有少即清信茹素的例子，如全書卷一〈北永安寺曇備尼傳 6〉：「少有清信，願修正法；而無有昆弟，獨與母居，事母恭孝，鄉黨稱之。年及笄嫁，徵幣弗許；母不能違，聽其離俗。精勤戒行，日夜無怠。」又如全書卷二〈廣陵僧果尼傳 27〉：「宿殖誠信，純篤自然。在乳哺時，不過中食，父母嘉異。」又如全書全卷〈竹園寺慧濬尼傳 33〉：「幼而穎悟，精進邁群。且輒燒香運想，禮敬移時；中則菜蔬一飯，鮮肥不食。雖在居家，有如出俗。」《北史》之中也有此例，《北史》卷三十三〈李靈傳〉說：「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李搔的妹妹，是官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元忠的女兒；李搔也作到河內太守，頗著政績。可以說是家世顯赫了，她卻幼而好道，截指自誓不嫁地誓願爲尼，這如果不是前世業因，何克臻此？（見〈法行尼傳遺考 23〉）

（二）家庭環境，譬如父母、兄弟姊妹的信佛，因而影響到她出家的心志。如全書卷二〈永安寺僧端尼傳 24〉：「僧端，廣陵人也。門世奉佛，姊妹篤信，誓願出家。」全書卷四〈山陰招明寺釋法宣尼傳 65〉：「父道寄，世奉正法，宣幼而有離俗之志，年始七歲而蔬食苦節。」又如全書卷三〈剡齊興寺德樂尼傳 51〉：「樂生而口有二牙，及長，常於閨室不假燈燭，了了能見。願樂離俗，父母愛惜而不敢遮。至八歲許，其姊妹同時入道，爲晉陵光尼弟子。」又如竹園寺淨行尼，是淨淵尼的第五妹，也是姊妹出家；何后寺道儀尼，是廬山慧遠和尚的姑姑。多少都是耳濡目染所致的。也有在深宮之中，因見嬪妃的信道，感己身之不幸而毅然出家的。如《伽藍記》卷一〈瑤光寺〉條就說：「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瓦，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

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就是此等的寫照。

（三）家庭的變故，如或寡居，或家道多故。如：全書卷一〈竹林寺淨檢尼傳 1〉：「檢少好學，早寡家貧，常為貴遊子女教授琴書；聞法信樂，莫由諮稟。」又，全書全卷〈弘農北岳妙相尼傳 4〉：「父茂，家素富盛，相早習經訓。十五適太子舍人北地皇甫達達，居喪失禮，相惡之，告求離絕，因請出家。」又如，全書卷二〈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 29〉：「篤志好學，不以屢空廢業，清安貧窶，不以榮達移心。出適傅氏，家道多故。苻堅敗績，眷屬散亡，出家持戒，信解彌篤。」再如全書卷三〈錢塘齊明寺超明尼傳 49〉：「父先，少為國子生，世奉大法。明幼聰穎雅有志尚，讀五經，善文義，方正有禮，內外敬之。年二十一，夫亡寡居，鄉鄰求嫂，誓而弗許，因遂出家住崇隱寺。」說到家庭的變故，《比丘尼傳》裡，真是不乏其例。

（四）但是，最悲慘的，莫過於本無正信，卻因身不由己的，或因宮闈內鬥，或因主子的強迫而青燈古佛地了此殘生。這一種例子，在史書后妃、宮嬪傳裡，特別多見，我們不妨說是政治的迫害吧。譬如：《北史》卷十三〈后妃傳上〉：「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孝文立為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妒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為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為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為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姊姊後亦受迫為尼，〈后妃傳〉上說：「未幾，疾病，（文明太皇）太后乃遣還家為尼……帝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此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另外的例子是，「宣武皇后高氏……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及明帝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為尼，居瑤光寺……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更悲淒的例子，是：「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為尼……六年春，蠕蠕舉國渡河，前驅已過夏；頗有言虜為悼后之故與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眾，為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齋手敕，令后自盡。后奉敕……因慟哭久之……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為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自覆

而崩，年三十一。」不只帝室有這現象，就是富室公卿，亦復如是。譬如《伽藍記》卷三〈高陽王寺〉條就說：「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爲尔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當然，這種例子，《北史》之中還有幾多例子，此處不煩悉舉。

(五) 因爲身罹疾疢，或自願、或家人爲彼發願出家的。如全書卷二〈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傳 18〉：「道壽……元嘉中遭父憂。因毀邁疾，自無痛癢，唯黃瘠骨立；經歷年歲，諸治不瘳。因而發願，願疾癒得出家。」又如，〈吳太玄臺寺釋玄藻尼傳 19〉：「藻年十餘，身嬰重疾；良藥必進，日增無損。時玄臺寺釋法濟語安苟曰：『恐此疾由業，非藥所消。貧道按佛經云：若履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皆獲甄濟。君能與女，並捐棄邪俗，洗滌塵穢，專心一向，當得痊癒。』……既靈驗在躬，遂求出家，住太玄臺寺。精勤匪懈，誦《法華經》，菜食長齋三十七載。」

但是，有一殊堪玩味的，是后妃宮嬪入道的習尚，似乎只見於北方，南人則似不多見。揣其原因，似乎在於崇信的心態不同，今略述之如下：

北朝從元魏算起，歷經了北齊、北周，凡三代 194 年，其出家的嬪妃多到十五位（這是就史傳上明載其姓氏者說的，至於不記名的、或隨其嬪妃剝落的，那真是多到不可勝計。詳情請參考本章第一節之三「家庭的變故，或寡居，或家道多故，或國破家亡。」段）而南朝就只有陳後主的沈皇后而已，並且她也是到了隋代，煬帝被殺，才始入了空門的。這其間的原因，我想偏在事、理是一大關鍵。

北朝重在「事行」，南朝重在「理入」。重在事行，事不行就以力鬥，所以北朝有毀佛之舉；重在理入，理不入就以義爭，因此南朝止於口舌之辯而已。譬如：《梁傳》卷二〈河西曇無讖傳〉記沮渠蒙遜和魏世祖的事佛，即說：「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案，即曇無讖的別譯），呼與相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遂爲亂軍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斥沙門，五十以下皆令罷道。」於己有利則信，不利則即毀去：「時魏虜拓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請……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祕咒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可見拓跋燾所重的，端在「祕咒神驗，澄公之匹」而已。「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讖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讖，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再

如全書卷三〈宋河西浮陀跋摩傳〉說：「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宋元嘉之中，達於西涼……時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有頃，魏虜拓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這是毀經書，殺道人的事例，更進一步的是禁教，《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記高宗的詔書說：「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托，講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可證。至於北齊，也不是正信的佛教徒，《北史》卷八〈齊本紀〉載後主蕭緯的行事，說：「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用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及至北周武帝之所以討論釋老，即是要廢佛。《北史》卷十〈周本紀〉：「建德三年（574 A. D.）夏四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其廢佛的酷烈，請看下文「三比丘尼的堅持與成就」所引《房錄》的數字，即可概見。

反觀南朝的君王，就多能從理上入佛；不過，我以爲這卻是從士大夫開始作基礎，而影響及於上層的。譬如說《梁傳》卷四〈晉剡沃洲山支遁傳〉就說：「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二十五歲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群儒舊學莫不歎伏。」此等風尚自必影響及於王侯，《梁傳》卷七〈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傳〉寫宋文帝與何尚之之言，說：「至元嘉十二年（435 A. D.），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

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此外，梁武帝之出於齊竟陵王門下，早和僧伽往返之事，也是風氣使然。《金樓子》卷三〈說蕃篇八〉載：「竟陵蕭子良開私倉賑貧民，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好文學，我高祖、王元長、謝元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憫、周顛之儔，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因此，「武帝雖爲宗教實行家；但究本人，染當世學術之風氣，於佛教特重義學。」可見南朝諸帝的崇佛，殆發於理智的信仰，當然不同於昧理的狂熱，於是就少有失勢、失志便遁入空門的舉措。

附論：我國首位尼師的商榷

本節擬探討的，是：

1. 我國佛教傳入時期之探討（魚豢〈魏略·西戎傳〉之再考察。）
2. 「尼」字的考察
3. 我國女眾之出家，究在何時？

本師釋迦牟尼佛之成道時期，學者的說法各異〔註1〕；但是，佛於成道後的第十二年曾經返還本國爲其釋種宣法，卻是大體相同的。譬如《佛祖統紀》卷第二的記載，就說：

1000 B. C. 周昭王五十年戊寅 悉達多太子年二十五出家。

995 B. C. 周穆王四年癸未 太子成道，時年三十。

987 B. C. 周穆王十二年辛卯 佛親爲父王說法，時年三十八歲。

984 B. C. 周穆王十五年甲午 佛再還迦毗羅國，時年四十二，而大愛道出家，爲比丘尼之始。〔註2〕

〔註1〕 如《佛祖統紀》、《歷代三寶紀》、《佛祖歷代通載》、《釋氏稽古略》等。

〔註2〕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十五年甲午，佛再還迦毗羅國，爲父王說法，度釋種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果……初，佛還國，大愛道求出家（原注：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也），再三不許；佛再還國，復求出家，如前不許。阿難白佛：大愛道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令盡形壽行八敬法，時大愛道得出家，爲比丘尼始。」

這是表示佛成道後十二年，才有比丘尼的出現與活動；那麼，佛教傳來我國，什麼時候才有比丘尼的出現與活動呢？這當然得從佛教傳來的時期說起。

關於佛教傳入的時期，真是眾說紛紜，一般佛教史學者認為較可靠的資料，大概有：魚豢的《魏略·西戎傳》、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文學篇注》、魏收的《魏書·釋老志》、長孫無忌的《隋書·經籍志》、法琳的《辯正論第五》、《太平御覽》卷七九二〈四夷部〉以及《史記·大宛傳正義》、《通典》卷一九三、《通志》卷一九六、《廣川畫跋》卷二等，其中最早而可靠的資料，當然是魚豢的《魏略·西戎傳》了。今案本資料見於《三國志》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的裴松之的補注；我們先把它抄在下面，再用考釋的方式，作逐字的查考庶幾比較詳實：

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並屬大月氏〔1〕。臨兒國，《浮屠經》云〔2〕：「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云莫邪〔3〕。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4〕」此國在天竺城中。

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5〕。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6〕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7〕，曰「復立」〔8〕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聞、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9〕；《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10〕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考釋：

- 〔1〕所謂「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並屬大月氏」跟下文「臨兒國，《浮屠經》」云云無關，因為它是承續前文西行南道的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之屬鄯善以及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等之屬於賓而說的；因此，事實上它應該是歸在上一段才是。不過，天竺國屬大月氏，大月氏因此與佛教之傳播我國，很有深切的關係，這一層是不能忽略的。
- 〔2〕至於「臨兒國，《浮屠經》云」句，在唐朝杜佑的《通典》卷一九三，卻寫成了：「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

(見〈天竺國條〉)《通志》所引，與之相同。這裡有二點要注意：一、「臨兒國，《浮屠經》云」的句式，倒成了「《浮圖經》云：臨倪國」。前者是引《浮屠經》來解說臨兒國，顯見其國是塊然獨存的，也就是說它是確實存在天竺城中的。後者則是表示《浮圖經》裏有一臨倪國，如果你把《浮圖經》當作純宗教書來看待，那麼臨倪國竟許就是子虛烏有的所在；如果你認為《經》不能盡摒，很可以做史地考證的資料，那麼它就告訴你：天竺域中，有一臨倪國在。注意，這裡是用一「域」字，不是前者的「城」字；到底何者為是？請詳下文。二、〈西戎傳〉的臨兒國云云，是直接接在「罽賓國」等等之後說的；不像《通典》、《通志》之前多了一句「晉、宋時」的案語。與之和句式顛倒的事體相參，我們很可以認為《通典》、《通志》和裴松之注所引用的《魏略·西戎傳》的資料來源是不同的；來源不同，所記卻是同一件事，那麼佛教在漢哀帝年間傳來我國，就是鐵的事實了。三、「臨兒國」做「臨倪國」，兒、倪一音之轉，古來本相通用的。但是，日本學者如賴威氏、藤田豐八氏、鎌田茂雄氏，認為臨兒 Lin-eul 的古音應該是 Lin-ni，並且進一步認為是 Lum (bi) ni 的略音，也就是我們熟知的「藍毗尼」了；而古人或者把它譯作「臨毗」，譬如《史記·大宛傳正義》就是這樣〔註3〕。另外，藤田氏還認為「國」字是「園」字之誤，藍毗尼園、臨毗園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所以《魏略·西戎傳》乃寫作「天竺域中」，不像《通典》、《通志》之改作「天竺域中」；再者「國」、「園」之誤，《比丘尼傳》的「王園寺」正是「王國寺」的誤書。(詳請參閱本論文的〈剡齊興寺德樂尼傳考 51〉)從以上三點的考察，《世說新語》的引用，應該是比較接近《魏略》的原貌的，它說：

《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域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

〔註3〕《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東南有身毒國。」唐張守節〈正義〉說：「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經云：臨毗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那，母曰莫那。(案，疑漏一『隱』字)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那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